

哲學 做為大學的靈魂

陳瑞麟 成大機械系79級畢業校友
中正大學哲學系講座教授
台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理事長

二千多年前，希臘人對天上星體的運動感到驚異：為什麼它們能夠日復一日、年復一年有規律且有方向地運轉？大哲學家柏拉圖曾經想像存在一個「宇宙魂」（cosmic soul，即「秩序魂」）引導天體的運行。今天我們並不清楚宇宙是否有其靈魂。然而，大學應該要有靈魂——就是哲學。

一個成大人學習哲學的回憶

1985年我進入成功大學土木系就讀（後來轉機械系，以機械工程學士畢業），就像多數大學生一般，我其實不知道自己真正的興趣在哪裡。二十多年前流傳著所謂「課業、社團、愛情」是大學必修三學分，在課業上，學系已經規劃好了，你只要按部就班地讀下去，不要太混就修得完。愛情只能憧憬無法企及，即使

遇到了也不保證你有能力「修得成」。社團才是你可以掌握又具有某種冒險性的「學分」。

大一時我參加「西格瑪社」，它標榜要「總和 Σ 」一切知識、思想、文學、藝術在生活之間。這個社團成員常常舉辦思想、哲學、文學、社會學經典的讀書會，甚至閱讀當時最新出版的英文原著，而且頗有一些莫測高深的學長，令我私下佩服不已。眾所周知，成功大學一直以來工程研究著稱，有一個龐大的工學院，那時還沒成立醫學院，也沒有社會科學院，只有一個小小的、點綴性質的文學院。西格瑪社這種性質的社團象徵了當時成大理工學生自主追求人文社會氣質的努力。1980年代末隨著台灣的民主化運動、政治解嚴、社會力迸現，過去在黨化教育下成長的我，也在1988、1989年之間面臨了思想上的「蓋式塔轉換」



（Gestalt Shift）。我參與的西格瑪社則在社員的一致行動下轉型成爭取（校園）民主自由的異議性、運動性社團。

1989年五月中國爆發天安門學運，六月四日遭到血腥鎮壓。當時國民黨政府一方面聲援中國大學生爭取民主自由、另一方面則壓制台灣大學生的言論表達，這種雙重標準激發許多學子的民主意識。西格瑪社在我的主導下「非法（違反校規）地」在勝利校區面對成功校區的那個大門右側牆面張貼多張大字報，引發留言熱潮，結果爭取在校園中成立可以自由張貼意見的民主牆。此後常常有人張貼署名或匿名言論，他人則可以自由評論並互相辯論，類似網路興起前的BBS功能，成大民主牆約持續一年左右。時至今日，台灣的言論自由已像空氣一般，網路論壇取代了海報民主

牆的功能。日後我多次回到母校，總是會去探望那片牆面是否依然安在？2014年，它已拆除，改建成南榕廣場。

從民主牆到南榕廣場，似乎有一股精神貫串在那塊空間中——爭取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精神。更巧的是，鄭南榕在就讀成功大學期間，也曾擔任過西格瑪社的社長。

對我來說，西格瑪社無疑是一個「哲學社」，這不是說，它可以傳授學院哲學系所教給學生的種種哲學（史）知識，而是它標榜的精神，至今仍與我心目中的哲學十分契合。

哲學是什麼？

許多大學設有哲學系。它們開設「哲學概論」、「西方哲學史」、「中國哲學史」、各種專家專題哲學等等。這是「學院哲學」。台



灣的學院哲學教學和研究一般被分為「中國哲學」、「歐陸哲學」、「英美哲學」三大區塊。在相當的程度上，它也反映了台灣學院哲學學者的研究版圖。中國哲學以研究儒、道、佛、墨等家為主流；歐陸哲學則集中在康德、黑格爾、現象學、詮釋學等德國和法國的哲學家與思想；英美哲學傾向透過主題或議題如語言哲學、知識論、邏輯、心靈哲學來研究英國與美國當代哲學家的思想。一般而言，這也是二十世紀時國際哲學研究的主要區塊。嚴格說來，學院哲學中絕大多數哲學課程教授的只是「哲學知識」或「哲學史知識」，而不是「哲學」本身——雖然哲學系課程的目的是透過「哲學與哲學史知識」來掌握哲學本身。何謂「哲學本身」？

哲學概論的第一堂課，老師往往會介紹哲學——philosophy——這個字源自希臘文，表示「友愛」（phileo）「智慧」（sophia）。可是，「智慧」這個中文詞給人的印象是類似宗教聖人或苦行僧一類戳破人生智者的。其實，參考希臘文化的背景，sophia 這個字也是sophist（辯士）的字根。換言之，與其說sophia是類似經驗老練、無言修行的那種智慧，不如說它是一種「善用語言概念」的智慧。我個人倡議的現代哲學思考是：哲學家不是無言苦修的道德聖人（雖然也不排除），在生活經驗上他們

與一般人相差無幾，所不同的是，哲學家受過嚴格的思辨訓練。換言之，哲學就是「哲學思考」（philosophically thinking），哲學家是「能哲學地思考」的人。哲學家則是成一家之言的哲學家。

哲學究竟在思考些什麼？可以從哲學的歷史起源和心理起源來看。

在歷史上，哲學起源於希臘愛奧尼亞（Ionia）地區的自然哲學家。公認最早的哲學家是米勒都城邦（Miletus）的泰利斯（Thales）。最早的希臘哲學是一種素樸的自然哲學，亦即想知道「世界由什麼最基本的東西構成？」希臘人把這最基本的東西稱作「太初」（arche，也就是起源）。泰利斯相信世界的起源是水，水構成了一切事物。另一位米勒都哲學家安納齊曼尼（Anaximanes）相信是氣才是太初。他提出了凝縮和稀釋兩種觀念來解釋氣如何構成萬物，例如氣膨脹或稀釋時就成了火，凝縮時則成為風、雲、水、土，最後為石。早期另一位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圖（Heraclitus）主張火才是太初。也有哲學家跳出「物質性的」答案，提出「無限」、「愛和恨」、「數」等等抽象的事物是太初的答案。

就心理上的起源而言，亞里斯多德（Aristotle）認為哲學起於驚異（wonder）。我們因為觀察世界而感到驚歎和奇異，在心中引

起無數問題，滋生想知道的念頭：「世界為什麼會這樣？」「為什麼會有我？」「為什麼會有世界？」。一旦你開始去思索這些疑問，你就踏上哲學之路。十八世紀哲學家康德（Kant）說「人有形上學的衝動」，也就是「哲學的衝動」。人在一生的某個時刻中，多多少少會想起「生命是什麼？」「我從何而來？」「世界是什麼？」「我置身何地？」「將往何處？」「我為什麼要活著？」就算人們不是直接想起這些根本而抽象的問題，當面對生活上的具體困擾時，一再地追問而達到根源處，總是會面對哲學問題。例如針對「台灣獨立」主張，如果我們問「為什麼台灣應該獨立？」「獨立的基礎最終建立在哪？」一直追問到最深處，必會涉及哲學的問題：「人有選擇政府的自由嗎？」「人有認同的自由嗎？」「自由是一項可貴的價值嗎？」可以說，「生活世界」是哲學的源頭——從我們生活週遭去進行最深入的追問，終必走入哲學世界中。

可是，我們不能停留在哲學史。雖然，高度抽象的哲學問題似乎沒有時效性的侷限，但是，抽象必須落實到具體才能顯出價值。共同而抽象的哲學問題仍然會因應具體的社會文化脈絡而有不同的面貌。從二十世紀末開始，國際哲學研究的趨向是打破地理區域的隔閡，在全球化的浪潮下，面對全體人類所共同遭遇的

難題來提出思想上的解決方案。這些難題是：自然環境的破壞與全球氣候變遷、全球貿易網絡的成形與自由化的狂潮、網際網路的聯結、宗教世俗化、地方文化受到全球化的衝擊、國際政治的新局勢、基因與生命科技的持續發展、結合新科技的新統治技術對於自由民主價值的威脅等等。它們使得哲學在二十一世紀必須顯出它的嶄新面貌——每個時代都要有自己時代的獨特哲學，它要能說明和洞見當時社會或人類整體所正面對、或將面對的重大問題，並為未來指出方向。我們的時代，一言以蔽之，是個「科技社會」的新時代。

科技已在四百年前完全改變了人類的生活。這裏所談的「科技」包含科學、技術以及兩者的混生物，又可稱作「科學化的技術」。科技進入東方也有一百多年的歷史。時至今日，不管東方西方，我們都早已都生活在科技化的環境中。科技之於我們就如陽光、空氣與水對我們的重要性。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化問題和科技完全脫不了關係，因為它已發展成一個龐大的體系：在學術界有大學的理工農醫等學院在發展科技；民間企業則有各種研發中心不斷地研發新產品以及生產新產品的新科技；政府更是大力投資官方的研究機構，這一切構成一個龐大的科技複合體，都使得理解與掌握科技的「整體面目」變得益形困難。在這樣的時



代和背景下，理解、反思和指引「科技社會整體」的科技哲學也變得益形重要。

哲學之於大學

世界最優秀的大學如美國的哈佛大學、史丹佛大學、普林斯頓大學、哥倫比亞大學、柏克萊大學等，英國的牛津大學、劍橋大學、倫敦大學等，德國的海德堡大學、柏林大學、弗萊堡大學等，奧地利的維也納大學、法國的巴黎大學、高等師範學院等，亞洲日本的東京大學、京都大學等，中國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復旦大學等等都有哲學系與哲學研究所，為各國培養思想家。

一所大學之所以成為令人景仰的大學，不只是因為她的論文生產量名列前茅，她還必須要能提出嶄新的思潮、引領時代風騷。當人們提到威廉詹姆士和蒯因的時候，便會想到哈佛大學。當人們提到杜威的時候，便會想到哥倫比亞大學。影響當代中國文化深遠的胡適則出身哥大，杜威的學生，也曾倡議杜威哲學。當人們提到羅素和維根斯坦的時候，便會想到劍橋大學。京都大學也因為哲學家西田幾多郎的「哲學之道」而成為學者和觀光客的朝聖之地。北京大學為什麼仍然是中國最高聲望的大學？因為白話文學運動、新青年運動、五四運動都發源自這所大

學，中國近代史少不了北京大學。台灣大學也因為哲學家殷海光的啟蒙，在台灣民主化的史頁中始終佔有不減的一席之地。

為了因應二十一世紀的科技社會，國際優秀的大學不僅在哲學系重視科技哲學，許多大學還成立獨立的「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系」、「科技與社會學系、學程或研究所」或「科學史系」，它們獨立於哲學系。舉例言之，英國的劍橋大學和倫敦大學的政治經濟學院就擁有「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系」和「邏輯與科學方法學系」，美國哈佛大學有科學史系（大科學史家輩出），普林斯頓大學、匹茲堡大學、印第安那大學則有「科學史與科學哲學系」，明尼蘇達大學有科學哲學研究中心，康乃爾大學、麻省理工學院有「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就亞洲而言，日本的東京大學有科技與社會研究所，韓國的首爾大學有「科學史與科學哲學學程」（這個單位甚至隸屬於生命科學院）。中國重點大學如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也新成立了科技與社會研究所。其它知名大學雖然沒有類似「科技哲學」的獨立單位，但它們的哲學系都有科學哲學和技術哲學的哲學人。他們穿梭與科技與人文和社會之間，擊破所謂「兩種文化」的壁壘，為兩者搭建橋樑。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新的科技社會的哲學家，將在未來成為後世稱頌的傳奇。

雖然哲學並不只是學院哲學，但是學院哲學無疑能提供哲學意識和文化深度紮根的豐腴土壤。雖然學院哲學很有可能成為反動意識型態、或保守政權的辯護工具，但是這個代價是必須去付的。因為也只有哲學，才有足夠的思想力量以揭開或穿透哲學為反動和退步思想所築起的層層堡壘。雖然我常為台灣的學院哲學有時淪為保守當權者意識型態的工具、或是抽離自身成赫曼赫塞筆下玩著玻璃珠戲的卡斯達林人而感到惋惜，但是我也因學院哲學產生像殷海光、鄭南榕這種「橫眉冷對千夫指」的英雄人物而自豪。就二十多年來個人的觀察，台灣的學院哲學越來越能走入社會，成為改變社會的一股力量。而且我要說，哲學對台灣社會的改變，當然不僅限於學院哲學而已。

身為成大哲學人

成大哲學人？成大沒有哲學系，何來成大哲學人？奇特的是，台灣不少優秀的學院哲學人出身成大，例如成大中文系林朝成教授、政大哲學系汪文聖教授、清大哲學所黃文宏教授、東海大學哲學系史偉民教授、研究佛學和現象學的曹志成教授等等。

如同我一再強調，哲學並不僅限於學院哲

學，能夠面對當代的社會，先知性地指出真正的困境與難題，或者面對既有的問題加以分析釐清，嘗試提出概念上甚至實務上的解決方案，對於人生、社會和世界有一個總體性的、獨特的、足資借鏡的把握，這樣的人也是一種思想家，儘管他不是學院哲學的研究者，他仍可算得上是一位哲學心靈的思想家。就我所知，不乏有這類人才出身成大，較知名者如清大動機系退休教授、目前為台灣公共意見領袖之一的彭明輝。當年與我同時期的一些西格瑪社的學長或同輩「戰友」，也是這種「哲學心靈的思想家或行動家」，例如長期投入社區大學和社區營造的林朝成教授（當然他本身也是出身學院的哲學人）、投入建築與都市改革的南藝大建築系曾旭正教授、1990年野百合學運要角長期投入工運的世新社發所陳信行教授、論文曾刊登在《自然》期刊的清大物理系劉怡維教授、從事設計與社會研究的雲科大翁註重教授等人。

坦白說，成功大學能提供的哲學養份是貧乏的。我仍然牢牢記得的是當年修「邏輯課程」的教師是心理學出身的，但他教了什麼我已經忘光了。在這樣貧瘠的土壤上卻開出美麗的哲學花朵，如果成大能有一個哲學靈魂，那會是一番什麼樣的光景？

